

你為什麼想當英雄？——袁志傑形象化 / 幽靈化的策略(上)

文 / 黃妮妮

論及袁志傑在高雄獎中的作品《英雄傳說—文獻紀錄》，應從他二〇一一年決定成為英雄開始……。當年年初，facebook 上出現名為「美迪奇」並且號稱為英雄的人物，就像是福爾摩斯與華生、蝙蝠俠與羅賓，美迪奇有一位搭檔—阿古力巴。「為了成為更好的人，所以才想要成為英雄吧！」這樣的出發點，袁志傑和許哲瑜踏進一間擺滿了素描習作用石膏像教室，選擇變身成為一對英雄搭檔。

「徒勞」的行動

最早發布的影片《英雄上線》中，推翻一般對英雄的想像，他們沒有豪華的地下基地擺滿各式新型武器、也沒有一面貼滿緝凶線索的簡報。只見兩個身穿墨綠色長大衣，頭戴著白色石膏像頭罩的「英雄」坐在公寓中很家常的聊著「我們現在到底是在做創作還是當英雄？」「如果我們當得成英雄的話.....當得成的話就不用辦展了啊！」總之，這些疑惑還沒解決，他們仍是出發當英雄去了。其中一項任務攙扶老太太過馬路（引用美迪奇的話是「我們不因善小而不為」），我們看見美迪奇與阿古力巴脅侍於老奶奶左右，然而甫過馬路卻是老奶奶微微拉高了手腕，引領著這兩個因為石膏面具而無法判斷周圍來車狀況的「英雄」過馬路。另外在《美迪奇大戰惡貫滿盈》的影片中他們尋找曾經發生過案件的地點，並且以木製的偶裝上小型的美迪奇和阿古力巴頭像，以 Google Map 的街景為案發現場；像是布袋戲一樣，以手操偶，打擊犯罪，（縮小版的）美迪奇與阿古力巴就這麼在事件發生之後解決了案件。

扶老太太過馬路（其實是被老太太扶過馬路）、以木偶代替本尊攻打罪犯，到底是為何目的？生產了什麼？

美迪奇與阿古力巴所做的所有行動中，並沒有明顯的目的性指向，他們不尋找一般英雄故事中的大魔頭，也並非是背負一個黑暗的背景故事而帶有復仇性質的英雄。不斷出現在捷運、藝術展覽、日常的馬路、深夜的超商或者是凌晨時分的地下道，他們尋找「可能發生搶案的超商」、「已經發生過案件的社區」、或者是「可能遭遇車關的老人」，進行預防性的拯救行動和對不在場事件的補償。其中我們讀到的是一串的徒勞行動和社會中無目的遊走的兩具奇異的身體，為什麼他們要在看起來根本不會發生搶案的超商外守株待兔地預防犯罪？又為什麼要解決已經發生過的罪惡？

袁志傑和許哲瑜此計畫的策略是以這兩個在社會意義下不具生產性的英雄不斷徒勞的行動，與其所引發的過剩的事件擾動現實意義的建構邏輯。徒勞的行動難以被歸類或詮釋，但這也許不是最重要的，我們必須時時在意藝術家心中對某事的提問、對現實的不滿足是否一直驅動著他們的作為。由此我可舉另一個行動為說明，在二〇一一年末將近的冬夜，美迪奇和阿古力巴再度裝備完全，前往台南火車站的地下道，與遊民共度了一晚；那個他們決定共度一

起共度寒夜的遊民所居的地點就在地下道向上的兩側樓梯交界的 Y 型交界的平台處。當時正逢台北市政府推行「嚴打計畫」，無家的遊民被四處驅趕，他們選擇當一晚的犯罪者（遊民，在律法上不被允許者），傾聽犯罪者如何成為犯罪者（遊民如何變成現在的樣子）。這看似無聊的坐在地下道與遊民聊天的舉動，實則沒有生產出任何基進的事件，但我們知道這些人們揹負的身分——遊民，是社會遊戲荒謬地界定出來的，將無住屋者視為低下的一族，忽略其生命故事與可能隱藏著的主動性。而藝術家為何為藝術家？是否經由獲獎、參展數量來認定？沒有學院背景或發表紀錄便無法被稱為藝術家？或只需要一個感性的自我認定即可？這個大哉問也許也被現在運轉得理所當然的藝術體制所掩蓋了。

替身的替身

究竟為什麼袁志傑和許哲瑜要扮演英雄？我想先回到袁志傑在許哲瑜「無姓之人」展，及其更久之前的作品內所扮演的角色談起——並且設定自己並不知道現實中的袁志傑和許哲瑜的友誼關係——在關美館「無姓之人」展中央有一指向性喇叭，播放著長期擔任許哲瑜作品模特兒的袁志傑自白，指向性喇叭將觀者限制站立在一個袁志傑頭像之前，我們看著這個即使已經被立體化了的白色石膏像，還是讓人很難想像這個不斷以新聞的「完美嫌疑犯」出現在許哲瑜作品中的人究竟是什麼樣的氣質、性格。即使許哲瑜將「無姓之人」畫了一條刪除線，意味著這個展覽所呈現的「不是無姓之人」，在此也許可以稱他有意識地要賦予這位無姓之人以姓名。在「無姓之人」所播放錄音檔案和小幅圖像，皆指向了一個聲稱為袁志傑的男人所告訴我們的家庭私密故事，卻因為這個故事中的主角好像只是以往透過許哲瑜繪畫的線條勾勒並且被抹平為各個新聞事件的主人公，並且綜觀許哲瑜的作品，「袁志傑」這個人的現實形象並沒有直接地出現在任何的作品裡，因此這些口述故事的主角也因為這個無法聯繫上任何現實人物的「袁志傑的故事」而懸宕。

我認為袁志傑以同時「形象化 / 幽靈化」的姿態穿梭在許哲瑜以及美迪奇和阿古力巴的計畫之間。在這個「無姓之人」展出之前，他已經發表了《英雄上線》、《美迪奇大戰惡貫滿盈》、「英雄養成計畫」、《英雄傳說—文獻紀錄(進行中)》等作品和展覽。他藉由這個計畫使許哲瑜進入他們合作的作品中成為了阿古力巴，至此，袁志傑讓許哲瑜成為替身(袁作為許的模特兒)的替身(袁作品中的阿古力巴)。而袁志傑從許哲瑜的作品中走入美迪奇模殼之中，這個文藝復興來的軀殼，裝著自我幽靈化的藝術家，變成現代想像英雄的形象化途徑。(未完待續)

你為什麼想當英雄？——袁志傑形象化 / 幽靈化的策略(下)

文 / 黃妮妮

塌陷的真實

袁志傑作為許哲瑜作品的模特兒，也是其作品中那些媒體事件主角的替身，也許可以直白一點的想像：這個在許哲瑜作品裡面蓄鬍的男子，總是穿著簡單的短褲和 T-Shirt，以線條勾勒而成；只要換個裝扮，上點顏色就可能變成另一個完全不同的角色並且接近任何一個現實世界中的人。這個替身可能曾在「無姓之人」展中被企圖賦予姓和故事，然而在關美館中出現的多項告白，包括了一個報以袁志傑之名的人訴說著家族私密史，如父親的不忠，祖父自殺去世的事件；一段錄音，告訴觀者袁志傑擔任許哲瑜模特兒的起始，以及如何在模特兒入伍前協助許哲瑜收集完「無姓之人」所需的素材等等。這些私密告白、真實得不能再真實的家庭故事，甚至展場中除了許哲瑜手繪的圖像之外也並置了父親與祖父的照片、老家的影像.....，這些可能會被當作是「破梗」的做法，在袁志傑本人形象並未現身的情況下無法獲得對照，現實塌陷，此一懸宕狀態使袁志傑幽靈化的這個梗安適地舖藏在展場當中，直到今天，也是很多人認為「袁志傑」是虛構人物吧。

模特兒、英雄、說書者、袁志傑

美迪奇與阿古力巴一連串的行動之外，2012 年袁志傑開始拆解、拼裝現實文本（報刊、小說、網路文字），加以變造為一系列編年為西元 79-2012 的「英雄傳說—文獻紀錄」系列——當然此時他繼續擔任許哲瑜作品的模特兒。袁志傑使用溶劑將印表機列印圖文上的油墨轉印至素描紙上，以偽文件的形式創造出美迪奇與阿古力巴跨時空的足跡。此時，袁志傑再度分化出了一個新的角色，一個理性的說書者，這說書者就像科幻電影中能夠不受限制地穿越蟲洞的宇宙觀察者，他全知因而能夠掌握所有美迪奇與阿古力巴的行動。這些文獻紀錄中，也因袁志傑獨特的敏銳，變造文句的過程中仍保有原文本的詩性與句構特質，多了與古老文本對話的層次。以此系列中 1930 年的文獻為例，是用隱喻的方式將核電廠問題揉變為人類發現一顆新星，並且企圖掌控這顆行星上連人類自己都無法掌握的力量。「...牠們呼吸過的空氣，踐踏過的土地。沾染過的水域，可以涵蓋整座島嶼甚至遍及遠方。用一種隱形的方式扼殺，更不用說他們的傷害可以推延到幾個世代幾個世紀。25.0219°N 121.5527°E，在未來的北方，我又看見一個獸從海上來，有十角七頭，在十角上藏著十個冠冕，七頭上有褻瀆的名號。牠盤踞在海岸，肆無忌憚的汲取水分，釋放出高熱，用一種旁若無人舒服的姿態。」這些來自過去的未來預言，時而以第一人稱時而以第三人稱書寫，暗示著這位觀察者與英雄

們（美迪奇與阿古力巴）、以及與讀者們的距離隨時在變動中。袁志傑不斷地製造代替自我的形象，但是這些形象卻又不斷地在到達現實之前被懸宕著。一如前文所提及的美迪奇作為袁志傑的英雄替身，卻無法達成任何超高難度的營救行動或展現超能力；選擇擔任模特兒進入許哲瑜的作品變成無姓之人，而後再變成了無姓之人，觀者卻始終無法將此人對應到現實中的「袁志傑」。

另一方面，在美迪奇與阿古力巴的計畫中，他究竟是要以藝術家的身分展開英雄行為，或者以英雄的身分來進行藝術創作？很明顯地，在袁志傑的自述當中分有兩個人稱，一為藝術創作者的袁志傑，另一個則是英雄美迪奇。美迪奇描述其英雄行動的始末，而另一段則以袁志傑的身分拆解該行動；行文至後半他刻意地混亂兩者的區塊（原是以字體來區分），原是輪到美迪奇的段落反而改為袁志傑的口氣...。書寫自述對袁志傑（或美迪奇）而言並非理清創作並讓讀者按圖索驥，而是在引領讀者閱讀的過程中將兩方的訴說混淆，讀者便走失在這秩序中斷無法回應現實的文字迷宮。

多樣勞動下的差異身分

葛羅伊思在〈杜尚之後的馬克思：藝術家的兩種身體〉認為「杜象的革命並未導致藝術家掙脫勞動的束縛，而是使得他／她由於間離的建造和搬運工作而無產階級化了。實際上當代藝術機制已不再需要藝術家但演傳統的生產者角色，他們更多時候是受機構的僱用，在一定時期內作為工作者實現這樣或那樣的機構項目。」在上個世紀初，杜象讓藝術從勞動量與藝術價值的等價定義方式中解脫，我們已經在杜象之後過了百年，在藝術體制中的藝術家，一面以杜象的姿態將現成物、個人宣稱賦予藝術之名；另一方面卻不斷的在體制機器的各關各節成為異化的身體。

也許我們可以不這麼悲觀。袁志傑有意識地去成立他在藝術體制和創作過程中的各種身分：一位藝術家的模特兒、創造並扮演著一位英雄、一個撰寫自己所扮演的那個英雄文獻的記錄者，以及作為一位藝術家；他不斷的製造各個身分、創作自述中英雄美迪奇和袁志傑論述文字的落差...，真實的袁志傑不斷的遊蕩在各種語術結構的裂縫中，看似徒勞地穿梭。在藝術家袁志傑決定替自己「破梗」的那天之前，「袁志傑」只在這幽靈化和形象畫不斷流變的差異當中顯現。各種身分宣稱之間不斷陷落的差異、定義的失效，便是袁志傑的策略最饒富趣味之處。就像動漫中的英雄和戰士，最赤裸的狀態是出現在主角將被吸入巨大機器人內或者是變身穿上戰鬥服的前一刻；等於社會的袁志傑穿上雨衣戴上石膏頭套之前，也等於社會的袁志傑與藝術家作品中的無性之人之間。